

新民时论

唯有公开透明,才能促进司法公正

游伟

司法公开是我国宪法和诉讼法的明文规定,也是一项“宪法原则”。宪法在一个法治国家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,各级司法机关应尊重并一体遵循。但宪法和法律规定毕竟较为原则,它只能提供一种价值理念和行为的导向。审判作为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,当然应该公开、透明,但如何公开,透明到什么程度,以及采用哪一种合适的方式,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开,则有赖于各级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积极作为。

近年来,公开与公正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

容,不少地方法院在以往电视选播庭审实况的基础上,又探索借助新型网络媒体进行案件的“直播”。不过,人们发现,总体上来讲,社会高度关注或者涉及官员贪腐的“热点”案件,司法机关通常极少组织直播,没能满足广大民众对于审判公开的真实期待。

可与此相反,一些地方公安司法机关为了制造“严打”声势,至今还有将执行刑事拘留、逮捕与公开宣判的场所放到体育馆、大会堂的情况,甚至出现过召开大会,让普通民众去公开辨认犯罪嫌疑人。这些做法,都与司法

公开和司法民主的本意相去甚远,不是法治意义上的公开、透明。而这种情况,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,需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司法体制、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予以特别关注,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,回应社会的关切乃至质疑,不断改进司法行为。

应当看到,司法公开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,没有公开,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公信。这既是“真理”,更是“常识”。但真理或者常识要转化成司法操作的规范和实践,有时却并不那么简单,

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司法机关做出不懈的努力。

因此,多年以来,无论是法学界、新闻界还是普通民众,对公捕公判等做法大多表示了不满,各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也提出过批评意见,贡献过完善制度、改进举措的合理建议。

司法公开也包括将实际裁判依据予以最大程度的透明化,让民众知晓。因为在一个积极倡导法治的国家,绝对不应该有司法上的“秘密武器”或者去搞“不教而诛”。但我注意到,最高法院虽三令五申禁止地方制定变相的司法

解释文件,但个别地方司法机关却依然我行我素,制定内部“执法意见”。它们既不向社会公开,又因缺乏法律依据而不能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援引。有的“规定”、“意见”甚至制作主体层级极低,是一些司法机关内设的部门,而这些规范性文件又因缺乏科学性、权威性,根本无法对外公开,也难以接受社会的评判与民众的监督,成了一地司法人员自己掌握的“执法依据”。特别是外地案件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、辩护律师,无法从公开、正规的渠道了解这些“依据”,在参与诉

讼活动时,难以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,维护当事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权益。

实践证明,司法公开是法治现代化和司法民主化的重要环节,当然也是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。由此,各级司法机关应当站在不断推进司法民主和维护执法公开、统一的高度,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,不断规范自身行为,通过切实努力,使“司法公开”这一宪法原则真正“落地”,成为人们能够切身感受的司法行动。(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)

屈祠的奇观与周府的腌菜瓮

凌河

已晚譚

湖北有个秭归,秭归就是屈原的故里,那里有一座屈祠。这几天群里“疯传”一张照片,说屈原祠里、三峡纪念馆里外,堆满了一元、五角的纸钞硬币,这自然是南来北往的游客人为“祈福求佑”所投掷出去的——当然也有人纳闷,屈子一生不幸,他能给你带来什么“福气”,而如求的是棺材的护佑,就更令人费解啦。

说是“疯传”,其实早已不是“这几天”了。将近一年之前,网上传过洛阳白马寺的照片,“中国第一古刹”的那口许愿井里,也是厚厚丢满了纸钞硬币,“一天打捞4次还清理不过来”;再往前两月,又“疯传”过十三陵地宫的照片,宫内祈福之钱堆积如山,石板上,棺床、棺槨以及万历皇帝宝座上“散落大量钱币”。所以屈原祠的“堆满钱币”,真不是什么新鲜事。

国人喜掷钱币,从玉皇山的深井到雷锋塔的老砖,从济南的趵突泉中到虎丘的古塔之下,甚至只要有公园的鱼塘、广场的喷泉,便有满目的钱币,成为旅游的一大景观。奇怪的是,连沈阳大帅府的老虎厅,也被丢满纸币——这可不是什么祥和福至之处啊,震惊中外的“杨常事件”就发生于此。再说张作霖张大帅能保佑你什么呢?皇姑屯一声爆炸,他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,还能保佑你?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西侧的水池,竟也成了“许愿池”,照例“大量散落一元五毛的硬币”,就更是令人奇怪也使人感叹了。

有不少人大概是“泛神论”者,过去有句话,叫做“他说是庙你就磕头,他说是灯你就添油”,现在却到了凡是景点就要丢钱的

地步。绍兴城里周府的厨房有个瓮,瓮里竟也丢满了钱币。这是什么神器呢?其实只是鲁妈们腌雪里蕻的器物,并无什么“玄机”在里头。但不少游客丢了钱还要去瓮前合十,无非是新祷“大先生”一保儿女高中状元,二佑子媳早生贵子。其实这两项,恰恰不是先生的强项,鲁迅没有考上过大学更不要说中过状元,他的膝下也只有一个海婴,还是中年才得的“贵子”。周家的咸菜瓮,又能给俺们带来什么“福气”呢?但是不管,只要有个洞,就要朝里面丢钱投币,管它是个啥?

说国人喜好丢钱,当然也有例外的——比如西湖边上岳坟面前,也许就是唯一的例外呢!对于岳飞脚下,长跪着的秦桧及妻王氏,国人倒是不丢钱的,这回吐的是“老痰”。秦桧身上,痕迹斑斑,已经持续了多少年。国人到此一游,便要万痰齐发——不是说杭州“七不”搞得很好,满城不许随地吐痰吗?但这里可以尽情地吐,因为这属于正义之痰、“爱国”之痰,“大方向”是十分正确的,正如一边半裸跪地的王氏,胸口双乳,早已被摸得漆黑两团,谁叫她助夫卖国呢?摸她一下又怎么样?所以岳坟跟前,秦相跪处,“天堂义痰”一吐多少年,至今似乎还在“怒喷”……

西湖边上的“痰击”,和四方八处的丢钱投币,其实是一回事——就拿这个丢钱的奇观来说,有人说是国人“有钱”,也有人说俺们“手痒”,当然更有人说中国人特别“把握不住自己命运”,所以到处“求佑”四面“拜神”,等等。究竟是什么原因?是一种怎么样的“文”与国民心态?恐怕不是嘲笑几句怨斥一番就可以简单回答的哦!

腹黑

叶开

流行词手册

处在转型过渡期的中国社会,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。价值混乱,贫富悬殊,人与人之间充满了隔离感、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。这种社会层面和人际间的混乱,也让人们活得有点辛苦:表里不一,表情凝重。

有一个流行词“腹黑”,是对“口蜜腹剑”“两面三刀”最生动的阐述。

中国社会盛行的“人的学问”实际上是一种可怕的人性扭曲,是“厚黑学”的具体体现。这样的艰苦生存状态,让每个人都为生活和前途担忧,为人生担忧,而不敢流露出真实的真实状态,更无法做到自然、真实、自在。

“腹黑”这个词源自日本动漫轻小说界,望文生义,即知其意,很容易明白。一看就能想象,一个表面看起来温和、客气甚至礼貌过头的眼镜哥站在你面前。你看着他的面孔,却不知道他肚子里在想什么,也不知道他的腹内是黑是白。这种感觉让人不安,也让人际交往很“心累”。“眼镜哥”可能穿着很注意很得体,看起来知书达理,但是你总觉得忐忑不安,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,不知道他会不会表面一套背地里又一套,不知道他会不会背后捅刀子。他口头虽然诺诺连声,举止虽然彬彬有礼,但他内心深处真正想的,可能跟他表现出来的有天壤之别,这就是——“腹黑”。

“腹黑”这个词进入汉语词汇流中,不断地被使用,被阐释,被转义,而形成了一个中国式表达,更准确地体现了“口是心非”的含义。这种外来词被内化的情形,在各种开放性的语言体系中都存在,例如一些中式词语也进入英文,成为英语表达的一部分。

“腹黑”听起来有些“雅化”意味,并因“雅化”而产生反讽效果。中学生们会自如地运用这些流行词,甚至称自己很“腹黑”。这样,“腹黑”就不仅有贬义,也包含了自我嘲讽在内。这样的自嘲运用,让中学生的表达在接近成年人语境时,保持了一种适当的距离。

很多流行词都包含着自嘲和反讽,通过这样的运用,达到了表达上的新效果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新汉语现象,在很多严肃场合,自嘲和反讽会有更好的感染效果。

当今社会,我们面对同一社会现象,人们在观念上,有很大差异,情感归宿感也各有不同,甚至有令人瞠目的大分歧。这种分歧一旦超过某个界线,就可能造成社会的陌生化情感。

在正常的社会形态下,也存在有各种各样的意见,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歧,但是这种不同意见和分歧是在一个更高的框架下共存的。人们应该养成在社会差异及观念不同中理性探讨问题的习惯。公开、理性地探讨问题,这种习惯如果能养成,对道德道德素质会有良好的提升效果。一个良性而有序的社会,是信用良好、道德优质的社会。这样,我们的社会就可以通过各种合理规则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非法律问题,而不必所有事情都甩给法律或者其他部门和机构。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,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逐步自洁。这就如同一个环境良好的湿地生态,具有良好的自洁功能。

但目前我们的社会还存在一定的价值混乱现象,甚至有教授提出了“社会溃败”和“阶层固化”的社会命题,且不去探讨“溃败”结论有没有足够合理性,“阶层固化”问题是不是严重到了阻碍社会发展的程度。但是这种社会问题的出现,会真实地影响我们每一个人。

出走鱼缸与云中漫步

李泓冰

余烬录

这几天,朋友圈被“从体制内离职”刷了屏。央视大腕、媒体老总,以及像副市长这样的官员,以或潇洒或凄美或淡定的姿态,创业去了,下海去了,互联网+去了。留下一些告别的文字。挥一挥衣袖,走向新的生活,也带走几丝“前世”的云彩。

有意思的是评论。一开始人们以敬畏的心情纷纷转发诸如“生命后半段重来”的文字,欣赏于“跳出鱼缸”,跳出体制,跳出“慢慢凝固的思维方式”的勇气。这样的叙述显然打动了在形形色色鱼缸中安然游走的鱼们。之后的舆情就分了岔。同一鱼缸的“鱼”泼喇一声抗议了,合着没走的,就是习惯于“慢慢凝固的思维方式”了?别的鱼缸的鱼则嘲笑,换个工作罢了,就你们媒体人矫情,“不过就是不爱了呗”;还有的刻薄说,你也不过是跳入另一个鱼缸,且后一个鱼缸看中的也是你在前一个鱼缸积累的资源而已。

嗯,就算这样,跳出来的鱼也无可厚非。人家就是会写,不但会写,还用文字引出连篇累牍的鱼缸文,让众多的鱼,都在瞬间顿住身形,愣怔了几秒,忍不住还吐了或郁闷或激情或不屑的泡泡,让各路鱼缸都斑斓起来,蛮好。

有的泡泡里,闪动着这样的忧愁:要警惕体制内优秀人才的流失。这真的是杞人之忧了。

该忧虑的,反而是各种精英鱼曾经都往体制内游走的浩荡大潮。想起听人说起上世纪80年代一群体制内精英去海外参加某个政治改革论坛,咱的精英满满的舍我其谁的意气,说这是两国青年精英的盛会云云,人家赶紧澄清,不好意思,我

们的精英都在企业在商界呢,我们最多算二流人才。

举国的聪明人,都往体制内挤,才是不正常的。不但意味着实体经济的人才失血,更意味着体制内诱惑或有不清道不明的另类暧昧。所以,比起成名鱼的出走,更让人期待的,是年轻鱼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年代的多元选择。如果千军万马同挤国考的盛况不再,如果以职位高低论英雄成为笑柄,如果让每一条聪明的“娃娃鱼”,都有在创新创业的市场弄潮的机会,甚至建不世之功,咱们这个以国为度的大鱼缸,才会生动而斑斓,充满欣欣向荣的活力。

很少有一个时代,像今天这样,娃娃们取代中老年人成了弄潮主角。互联网嫁接了无数行业之后,娃娃们忽然发现,自己对新技术的天然亲近感,能将从前不可能实现的奇异甚至荒唐的梦想,通过互联网、通过大数据、通过“云端”,推向中国,更推向世界。不但把以前老头子们垄断的资源和语重心长的劝诫,迅速甩到云端下面,甚至还直接威胁到他们困顿信步的人生。偶然还会有几条眼巴巴欣羡的精英鱼,跳踉而来,加入属于年轻人的云端漫步。

哎,在中老年人纷纷在鱼缸里吐槽的时候,“娃娃鱼”们正在云海之间遨游,没工夫陪咱们一起缅怀。这边厢跳来跳去的景象,对他们并不一定重要。愿意跟着人家走的中老年人,欢迎就是了。

而成名鱼的出走,只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番交代,一个认真的清算。相比之下,更欣赏曾任南昌市长的李豆罗的通达,“从农民到市长用了40年,从市长到农民用了4小时”,市长做得不错,农民也做得风生水起。

独木桥变成各种四通八达的高速,真好。